



蔡如升



看问题的角度决定了结果

蔡如升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期间，成绩不算优秀，他就靠夜以继日地学习来弥补。1941 年毕业后，蔡如升留院任住院医师；1956 年，西郊黑山扈 122 结核病疗养院改组成解放军胸科医院（阜外医院前身），蔡如升被任命为副院长。

1972 年，在蔡如升的带领下，阜外医院成立了肺心病研究室，以诊治各种肺血管疾病如肺栓塞、肺动脉高压和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等方面的独到之处闻名全国。他在肺结核病的治疗、肺心病的早期诊断、呼吸功能衰竭的抢救和降低死亡率方面做出了贡献，是开疆拓土的功臣。

1981 年，65 岁的蔡如升又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了“中美心血

管病和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那是中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性研究，使中国心血管流行病学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作为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生导师，他还为我国培养了这个领域的首批研究生。他曾说：“看问题的角度决定了解决这个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甚至结果。”

在“文革”期间，是蔡如升以坚定的信念和宽厚谨慎的作风，团结医院领导和广大职工，想方设法继续开展新手术，进行科学研究，共同安定当时的混乱局面，使院内的医疗和抢救工作能够正常运转。

蔡如升为人谦和，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内在的坚韧，让阜外医院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他的标签是勤奋

1915年12月，蔡如升出生在福建厦门的一个清贫家庭，家里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虽然生于动荡年代，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但治病救人的梦想一直扎根于蔡如升的心底。为此，他勤奋读书，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厦门大学化学系医学预科，再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



青年蔡如升

勤奋是蔡如升的标签。蔡如升之子蔡允伯回忆，“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期间，学校实行淘汰制，全班60个学生，第一年就要淘汰1/3。另外，北京协和医学院实行全英文教学，而父亲普通话都说不好，更别提英文了，所以适应得慢，神经一直紧绷着，害怕被淘汰。父亲并不聪明，成绩不算优秀，所以只能靠夜以继日的学习来弥补。”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期间，蔡如升靠

奖学金维持生计，唯有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感谢这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总是早出晚归，学习就是他唯一的活动。

1941年毕业后，蔡如升留院任住院医师，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7年8月—1948年7月，蔡如升教授赴美国霍普金斯医学中心进修结核专业；1948年8月，赴丹麦哥本哈根血清研究所学习。国外先进的医疗环境和优厚的待遇没有留住这位爱国的游子，蔡如升毅然回国。

据蔡尤伯回忆，父亲在他心中永远是忙碌的、执着的，“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临床，很少在家陪我们，80多岁的时候还坚持查房，可以说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他的这种勤奋精神感染着身边的人。

他的学生、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研究所副所长武阳丰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对科学的追求没有止境，永远朝着认定的方向不懈地前进。”

防治结合治疗结核病

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得了肺结核就如同被宣判了死刑，肺结核又常与贫困相伴，本来症状较轻的患者往往因无条件治疗和休养而演变成重症。

当时，国外已经有了基本成型的结核病防治方法。蔡如升与裘祖源和何观清、朱宗尧等选择卫生示范区内部分婴幼儿、小学生、中学生、孕妇，以及北平西城的辅仁大学、西北郊的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和河北省定县的部分农村居民等各类人员，共计两万多人，进行了结核菌素试验和X线胸部检查相结合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这一研究花费了2年时间。

如此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为日后结核病的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蔡如升也提出了自己的结核防治核心理念：早发现、早治疗。他提出，对已发现的患者进行登记管理、家庭访视，同时加强宣传教育等，与今天提倡的健康管理理念不谋而合。

蔡如升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口服卡介苗预防和控制结核病在中国人群中有效且并发症较少，对在全国推行口服卡介苗和接种卡介苗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为了使自己的理念 and 治疗方法得以广泛应用，迅速加强结核病防治队伍的建设，蔡如升曾多次举办结核病学习班，亲自担任讲师，不辞辛苦地培训在职医



陶寿淇和蔡如升教授等查房

生和各级医务人员，培养了许多结核病防治专业人才。

武阳丰说：“蔡如升教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看问题不是割裂的，不是以某个学科为

向导，而是以某个问题为导向，寻找正确的解决办法。而且他深知预防的重要性，那个时期既懂治疗又擅长预防的专家很少，他就是其中之一”。

关注学术研究的视角，是蔡如升对武阳丰的重大影响，“看问题的角度决定了解决这个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甚至结果”。

与此同时，蔡如升在我国较早开展了矽肺、石棉肺的早期诊断，并提出了我国的矽肺诊断标准。1955年发表的《人工气胸治疗肺结核513例的临床分析》一文，对人工气胸的适应证及疗效做了更加明确的分析研究。该论文被推荐到罗马尼亚第七届全国结核病会议上宣读，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创立肺心病研究室

1956 年，总后卫生部决定将西郊黑山扈 122 结核病疗养院改组成解放军胸科医院。组建新的医院首先要选拔人才，蔡如升被任命为副院长，自此开始了心胸方面的研究。

1972 年，在蔡如升的带领下，阜外医院成立了肺心病研究室（肺血管病诊治中心前身），以其收治各种肺血管疾病如肺栓塞、肺动脉高压和肺心病等方面的独到之处闻名全国。

1973 年，蔡如升率领全国肺心病专业协作组，先后 7 次组织全国和华北地区肺心病专业学术会议，带动全国有关单位深入开展肺心病早期诊断、缓解期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器临床应用、血气分析等临床研究工作，制订各项诊断标准、治疗策略，交流经验并进行普及推广，逐渐织就了一个遍及全国的肺心病防治研究协作网。

经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全国肺心病住院病死率、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幅度下降，造福了难以计数的患者。1980 年，他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亚太地区老年学临时顾问；1985 年，他牵头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诊断、治疗和病理研究”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带领流行病学研究走向世界

1981 年，蔡如升已经 65 岁了，他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了美国心肺血研究所、阜外医院及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的合作项目“中美心血管病和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那是一项中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性研究，使中国心血管流行病学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也是最早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流行病学研究，给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这项研究长达 20 年，开创了流行病学研究的新纪元。蔡如升主要领导了



蔡如升主持全国第三次肺心病心功能专题座谈会

肺病方面的研究，引进和吸收了一整套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检测了1万人，获得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武阳丰回忆说，那次研究并非针对患者，而是普通大众，所以不能坐在医院等人上门，而是要背上各种仪器去敲开老百姓的家门。“非常辛苦，1万人的数据听起来容易，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很多老百姓不理解，常常吃闭门羹。”

在这种情况下，蔡如升带领队伍迎难而上，解决了很多难题。通过那次研究，我国学者识别了心血管病和心肺疾病的类型与危险因素的特点，找出了中国和西方人群之间的许多相同点和差异，创建了疾病和危险因素谱，明确了社会经济状况和不良生活方式间的关系，使我国首次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流行病学领域取得了与国际可比的资料。

“蔡如升长期从事肺结核的防治、肺心病及呼吸功能的研究工作。在我国肺结核病的治疗、肺心病的早期诊断、呼吸功能衰竭的抢救、降低死亡率

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开疆拓土级的人物。”武阳丰评价说。

以身立教 为人师表

作为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生导师，他为我国培养了这个领域的首批研究生。在阜外医院工作的几十年间，蔡如升桃李满天下，如今很多学生已经成为行业翘楚，蔡如升的理念也被一代代传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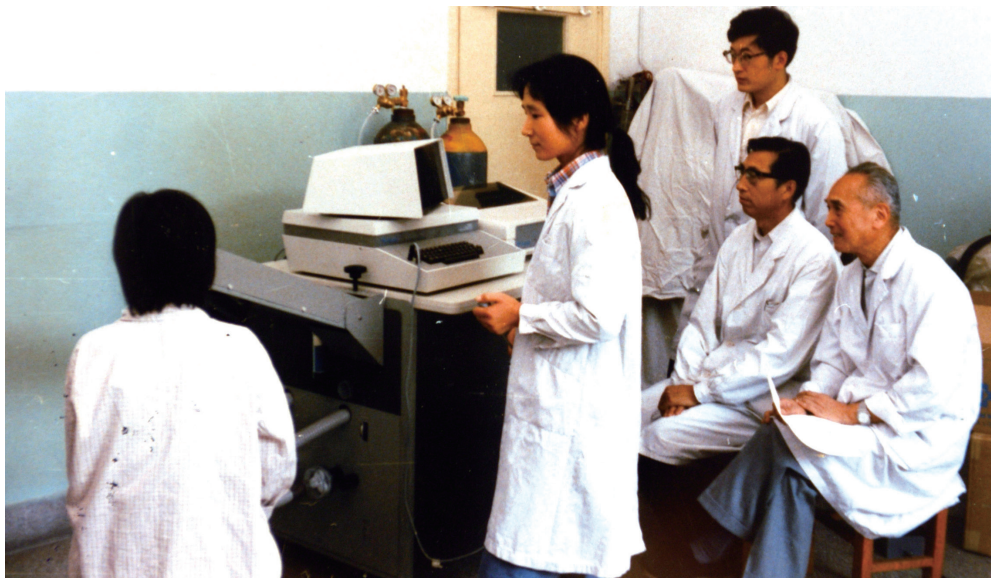
武阳丰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蔡如升时的场景，“1984年，我到阜外医院参加研究生面试。第一次到北京，又第一次见到学术地位那么高的教授，非常紧张，在口语考试时有点结巴，有些词卡了壳，但是蔡如升没有为难我，不断地鼓励我，有的地方还做了提醒。我当时就觉得，这位老师真和蔼，要是能成为他的学生就好了”。

后来，武阳丰如愿以偿地拜在了蔡如升的门下。“虽然蔡如升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是那种严格绝不是训斥和责难，而是谆谆教诲。他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总是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提供学习、生活条件。”

如今已为人师的武阳丰深刻地体会到了蔡如升的良苦用心，“就拿面试这件事来说，我也像蔡如升那样做的，因为面试是为了全面了解一个学生的状况，而不是故意出一些怪题、难题来难倒他。态度和蔼一些，给学生的空间大一些，反倒能够更好地达到面试的目的”。武阳丰说，



蔡如升（左2）和吴英恺（右2）在石景山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诊断、治疗和病理研究” 1985 年获国家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右一蔡如升）

随着年龄的增长，蔡如升的人格魅力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

武阳丰又举了几个例子：学生经过千辛万苦完成的论文，很多导师会加上自己的名字，有的还以第一作者自居，而蔡如升从来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多方合作的研究，主要领导者可能有几个人，有的人会为了排名争来争去，而蔡如升则从来都是谦让，不在乎排名先后；有的导师认为，弟子是自己的附属品，绝不能逾越自己的管辖范围，而蔡如升则允许弟子参与其他的研究，拓宽弟子的知识层面。

“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师从蔡如升，读博士研究生时则转到了同一科室另外一位专家门下。如果学生这样做，有的导师会认为他背叛了师门，通过各种手段制造麻烦，也不会同意转投。但蔡如升不会，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想他是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希望给学生更大的发展空间，希望学生从事自己爱好的研究方向。”武阳丰感慨道，自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正因为如此，

当有一位直博的学生提前向我申请出国时，我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这就是蔡如升潜移默化的结果。”

内在的坚韧

蔡如升任阜外医院副院长期间正逢“文革”，正常的医疗秩序被打乱，一些科室被取消，一批以院长吴英恺为首的专家，纷纷被迫离开本职工作岗位，进行劳动改造。庆幸的是，在其他医院纷纷停业的情况下，阜外医院仍在正常运转。



蔡如升以坚定的信念和宽厚谨慎的作风团结医院领导和广大职工，想方设法继续开展新手术，进行科学研究，使院内的医疗和抢救工作能够正常运转。

回忆起那段岁月，胡镇祥说：“蔡院长为人谦和。他那种内在的坚韧让阜外医院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他和大家一起共同度过了艰苦的时光。”

蔡如升的学生对他的评价是：一生光明磊落，待人诚恳，作风谦和；顾全大局，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堪为后人之表率。

整理 / 李正

